

茅琦 / 著

◎

学林出版社

历史

的

边际
与
坐标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
但不是由胜利者决定的
历史中那些不会改变的
将最终推动历史

茅琦 / 著



学林出版社

历史

的

边际

与

坐标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
但不是由胜利者决定的
历史中那些不会改变的
将最终推动历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边际与坐标/茅琦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8. 3

ISBN 978 - 7 - 80730 - 521 - 7

I. 历… II. 茅… III. 历史哲学-研究 IV. K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5887 号



历史的边际与坐标

作 者——茅 琦

责任编辑——乐惟清 马健荣

特约编辑——居 然

封面设计——王菲妮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64515012 传真:64844088

印 刷——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1194 1/32

印 张——6

字 数——15 万

版 次——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2000 册

书 号——ISBN 978 - 7 - 80730 - 521 - 7/K · 31

定 价——17.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历史的规律和由来	1
第一节 导引	1
第二节 历史的本质	2
第三节 历史的几个阶段	7
第四节 历史的由来	10
第五节 文字	12
第二章 古文明时代:理性的诞生和推行	14
第一节 导引	14
第二节 埃及	17
第三节 神的创立	23
第四节 美索不达米亚	24
第五节 法典	27
第六节 法律	28
第七节 这一历史阶段的特征	29
第八节 最初的民主思想	30
第九节 各国史的哲学分界	31
第三章 古典时代:我们的思想变得广阔	33
第一节 导引	33
第二节 希腊	36
第三节 罗马	70

第四节	基督教	83
第五节	艺术的本质	85
第六节	历史中的文学及文学对历史的影响	88
第七节	总结	93
第八节	各国史的分界	95

第四章	国家主义时代：自由、平等、博爱	98
第一节	导引	98
第二节	远航	99
第三节	英国革命	100
第四节	牛顿	102
第五节	美国革命	104
第六节	法国大革命	108
第七节	大革命之后的世界	134
第八节	南北战争——国家主义	136
第九节	各国史的分界	138

第五章	人本主义时代：追求个体的实际平等	140
第一节	导引	140
第二节	人本主义思想的发展	141
第三节	俄国革命	146
第四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	152
第五节	人本主义时代的艺术	176
第六节	各国史的分界	177

第六章	无偏见的时代：无偏见的观念引导历史前行	180
第一节	导引	180
第二节	美国	181

第三节	欧洲与中东	182
第四节	科学与艺术	183
第五节	世界史的分界	184
第六节	结语	185
后记		187

第一章 历史的规律和由来

汤因比(Toynbee)将历史归结为二十六个不同文明的发展过程,马克思认为世界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也有学者认为历史的发展取决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交流沟通以外,还有许多论述历史的观点。

对于历史长河中的事件和事实,应该尽可能地找到它的本原,即规律。对历史的规律进行阐明是我研究历史的原因。

其他书中已有的内容,本书会尽量较少地提及,因为历史学的任务不是重复地抄袭。

第一节 导 引

回眸历史,我看见亚历山大大帝站在马其顿方阵前凝视大流士三世,然后举剑向前,率领他的士兵杀入百万人的波斯军中;当我看见乔尔丹诺·布鲁诺被烧杀在鲜花广场的火刑架上,我悟到科学精神使人超越英勇达到无畏;我翻看过《民法》,静静地把它合上,我相信自由和平等只是追求幸福的过程的开始;“哲学家们总是在用不同的方法来解释世界,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改变它”,所以,马克思用行动改变了世界。

我小的时候并不明白是什么引导了以上这些,也并不明了是什么促使罗马把地中海变成了它的内湖,然后强大的罗马帝国却又分崩离析;我也不曾在小时候知道,所罗门王建立的以色

列国为何破灭数千年却不至消亡而仍然可以回聚在那片他们的旧土上。

这是一个、一个引导我的故事，我要做的是从故事中寻找规律。

第二节 历史的本质

一、历史的本质及其规律

历史不以地位、财产谈论人。历史以它的客观真实记录人干了什么，人类的那些理性行为构成了文明史。

历史被两条线推动前进，而且这两条线是相互协同的。线条之一是宽容。当历史中的圣人能够更加宽容地对待各种事物时，他同时也就包容了更多的想法和哲理，由此促成新思想的诞生。当人们开始拥有一种意识去接受新事物、拥有一种宽容去接纳新事物与过去的不同时，历史也就把新的思想方式推行到实际生活和生产中——生产方式，即科学技术，是历史的另一线条。宽容和科学是历史的两条线，它们都源于哲学理性。

理性的宽容和科学的思想都来自于我们的先人提出的新哲理。先贤们通过自己或者由相信他们哲理的人，推行他们的思想，如此往复。历史后来的事业，是思想的进一步创造与再传播的往复：人们有了更准确的哲学观，并且在法律、科学或社会制度等方面推行它。这便是历史：确立哲理（哲学信念）、推行哲理，从而导致历史中发生革命、爆发战争或发生其他历史事件。

历史，就是创造哲学、推行哲学，以及相同或不同理性阶段的哲学在传播过程中碰撞、冲突、融合、包容的过程。

历史不是简单的二十六个文明的兴衰过程，用二十六个文明的兴衰来解释历史不过是将历史重新罗列，文明的兴衰是由于对

某一层面的哲学信念的增强或消退；历史包括有哲学基础的阶级斗争的过程，但又不仅仅如此；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加快了历史的进程，但交流本身并不能产生哲学，事实上交流就是哲学被创造之后的传播过程。历史还包括战争，在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只有极少的几十年是没有战争的。战争的本质就是持不同或相同哲学观念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暴力冲突，它是历史，但不是阶级斗争。用哲学的意识阶段来划分历史更为准确，它既包括由哲学信念而来的哲学传播或倒退（由此决定某一文明的兴衰），也包括被不同哲学所支持的阶级之间的斗争。

“战争是将我方的意志强加于敌方的暴力行为”（克劳塞维茨），但是历史中的战争，却总是为了土地、水和其他资源等利益而爆发。看看今日的非洲多么落后，它和美国的所谓“民主”是多么格格不入，然而美国却只宣称伊拉克这样的国家是邪恶的（2003年），并发动战争。我们其实明白，在那里，除了找得到政治制度上的借口，还能找到金钱、资源或其他驱动战争的利益因素。单纯的思想意志上的不同，并不会使战争爆发，利益是将政治思想最终引向战争的根源。

对哲理的探索使人们理智，但为了推行它，就会使用强制力，这时候，往往会用称之为暴力的极端手段来施行他们的哲理。对内，国家有监狱，如果某人或某些人触犯已确立的法律；对外，国家有军队——这时，国家的生产力成为最终的体现，通过不同的生产力（科学技术），可以决定谁的理念更为正确。相信不同的哲学（广义上的哲学也包括自然科学）以及拥有的生产力（包括产生统帅的潜能），最终将决定战争的结果。

历史总是循序渐进，但历史事件却总是发生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历史有其特定的环境因素，有不同的人物和事件。在特定的环境下，一些人会为了理想信念去做一件事，这就是历史；当然，不同的人，为了各自的利益去做一件

事——这是政治。政治是指各种政体的不同形式,包括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各种斗争。不同形式的政体包括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在历史中,无论哪种政体,都是运作在某一层面的哲学之上的,而哲学的运作会存在差别,是由于各种政体代表着各自不同的利益集团,即在哲学的运作过程中究竟是贵族,或平民,还是君主来获得最大的利益。利益引导运作哲学走向何种形式的政体。政治是哲学的利益形式,它因而可能延伸出战争。各个哲学阶段的历史都具有不变的本源,但在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相同理性阶段的哲学会呈现出它不同的面。就如同阳光是白色的,但在黄昏,却显示出橙色,这是因为黄昏时,阳光受到靠近地面的空气和灰尘的阻碍比较多,而只有能够穿越更多阻碍的光波才能到达我们的肉眼。哲学也有它的精髓和推论,所以哲学也是这样,在受到阻碍的时候,它的传播会放弃一些不作为核心的部分(比如俄国资产阶级力量就受到俄国地主阶级力量的阻碍,从而无法在俄国传播资产阶级思想中的自由平等的观念,而只能传播资产阶级的生产和管理方式),而把精髓留给特定阶段或特定地区的历史。历史以规律的方式前进,规律在历史中以不同的形式得以表现,或者在环境相同的时候,以同样的形式表现。

历史是不能简单地以奴隶制之类的制度形式来划分的。这是因为不同地区的环境各不相同,同一种哲学在不同地区的传播会受到不同形式的阻碍或支持,就如同阳光在水中和空气中传播的速度是不同的一样,但阳光还是阳光,哲学还是哲学,它们都不会因为自身受到阻碍而被改变。在历史中,当哲学得到环境支持时,它就能很好地被实施,但如果它的传播受到阻碍,那么这种哲学的实施就会相对缓慢。古罗马人的法律(优士丁尼《法学阶梯·论生来自由的人》)告诉我们,奴隶来自于战争。罗马人在原先的对外战争中,总是将俘虏全部处死,后来罗马人宽容了他们的俘虏,将

俘虏变卖为奴隶。对罗马人来说,奴隶是对俘虏宽容的结果,如果他们每次都将战争的俘虏悉数杀尽,那么他们可能很早就消灭了奴隶制。但是罗马人宽容了俘虏,在罗马人内部废除了奴隶制后,由于他们依旧对外征战,所以罗马一直有奴隶,这便造成了罗马奴隶制的延续。所以当罗马人推广他们的哲学的时候,由于受到对外征战结果之一的阻碍,因此直到西罗马帝国灭亡才得以进入封建时代。因此以奴隶制之类的制度形式来划分,并不能充分反映历史的理性本质,而哲学上的划分更能体现历史的内在本质。

我们从历史中当然也会看到,革命被镇压,不再复燃;国家被吞噬,永不再续。这时候,我们说,历史不是由那些胜利者写就的,历史流淌在我们的信念之中——这是以色列国经过两千年后能够再续的原因;这是波旁王朝复辟以后,依旧使用《拿破仑法典》的理由。我们同样追溯宽容,我们相信爱我们的敌人是正确的。历史并不取决于军队的强大或是秘密警察的恐怖,我们所能够看到的不一定是历史的手,历史用正确的哲理指引人们行动、思考以及生产。有时候,科学的见解会被埋没,或者它从一开始就被掩埋,但历史会在条件适当的时候展现其光辉,并推行之。历史,不断选择正确的哲理,如此循环,一直前行。

我们知道,有时候黑暗势力非常强大,它控制着军队、警察、监狱,甚至立法,革命并不能从国家内部瓦解它。统治者或统治阶级因为利益,无视自由和平等,而革命根本无法战胜强大的敌人。这时候,我们说,历史不为利益所左右,不由胜利者写就,历史是我们信念的流淌。利益可以左右一时,就如俾斯麦(Bismark)在谈论立法由利益决定时所说的“我奉劝那些喜欢吃香肠的人不要去询问香肠是怎么做出来的”,利益有时候会决定历史,但终究只决定一时;胜利者可以凭力量推行他的意志,甚至如同一位胜利者说的“胜利者是不应受到指责的”,但胜利者本身也会死去,胜利者只能决定他胜利之后不长的一段时期;历史相信,只有那些不会改变的

才是更为真实的,历史在它的进程中不间断地推行那些不会改变的事物、真理和爱。这就是历史的规律。

二、什么是历史的哲学

历史是哲学不断进步的过程,即思想不断进步的过程。那么什么是历史的哲学?

哲学一词来源于希腊语 φιλοσοφία,原意是“爱智”,引申为对一些基本信念的基础进行检查,并对用来表达这些信念的基本概念进行分析。

哲学的意义是去思想。

哲学不仅是一门学科,事实上哲学是研究所有事物的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既可以独立于所有的学科,又包容了所有的学科。研究哲学,就是研究思想的内涵、思想的产生过程、思想的运用及其运用的广度。

并不能认为牛顿和爱因斯坦都只是物理学家,他们首先是哲学家,是比黑格尔更深知哲学的哲学家(正因为如此,可能在一千年以后,几乎没有人会谈论黑格尔,而依旧有许多人知道牛顿和爱因斯坦),通过借助数学工具,他们把自己的哲学运用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即解释世界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牛顿和爱因斯坦推导出了宇宙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首先是始于他们自身所发现的哲学思想,他们首先明白的是宇宙是什么,然后用数学来证明他们的论点。他们的科学成就,就是证明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在解释宇宙时是正确的。正是这样的大哲学思想,推动历史前进。而黑格尔的哲学相对于历史是小哲学科目中的局部哲学。

所以,历史中的哲学并不局限于哲学这门学科,它包括我们所有的思想领域。历史的哲学是大哲学——一种更广阔的哲学。

第三节 历史的几个阶段

一、历史中的哲学阶段

修昔底德(Thucydides)说:“历史会重演。”然而历史为什么会重演呢?对于历史中相同或相似的事实应该尽可能地归于同一种原因,对于历史的整个过程也应该尽可能地给出同一种解释。比如1941年德国人将一节旧火车车厢拖了出来,要求法国人在这节车厢里签投降书,而这节车厢是1918年法国人要求德国人签投降书的地方。在更早之前的1871年,俾斯麦则要求普法战争中战败的法国人在这节车厢里签字投降。历史会重演的原因是什么?在之后的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为什么法国人没有要求德国人再回到这节车厢里签字投降呢?历史为什么不再重演?从哲学的角度来分析,是因为在1871年到1941年间的战胜国所使用的都是一种缺乏宽容的哲学思想,历史在这一事件上的重演是因为敌我双方的哲学思想都处于同一个不够宽容的历史阶段。当人们在1945年用新的哲学思想来解放德国的时候,更宽容的哲学思想就会让历史中的憎恨不再重演。

按哲学宽容的程度和由宽容而来的科学思想的先进程度,历史可以划分为几个哲学阶段,有些国家经历了所有阶段,有些国家跳过了一些阶段,而另有些国家在经历了某个或某几个阶段后消失了。在整个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各个国家在相同的哲学阶段,因地理位置、民族分布、人口数量、外来侵袭等因素,有着不同的历史形式上的表现,但历史在哲学上的共性是不变的。这几个阶段是:一是古文明时代,即理性的诞生和推行的时代;二是古典时代,即希腊人的哲学的时代;三是国家主义时代,即崇尚自由、民主、平等的时代;四是人本主义时代,即追求个体的实际平等的时代;五是

无偏见的时代。历史如此展开。

用哲学思想对历史进行划分,是一种能够将历史归纳整齐、将历史的众多事实归于同一个或几个哲学层面的方法。历史哲学的阶段是指从哲学和哲学观的角度划分出的历史的不同阶段。哲学观包括宇宙观、人生观和社会观。当我们用一种新的思想来解释宇宙的时候,我们也就由此对照出对我们人类自身的看法——人生观。当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本着很相近的人生观在一起生活时,整个社会的哲学观便得以形成,由此某一个地区的社会就运行于某一个层面的哲学之上。随着我们的宇宙观的发展,我们对自身的看法跟着前进,整个社会的运作也更加完善,历史由此发展。用哲学的阶段来划分历史,既包括汤因比的文明发展史观,也包括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还包括其他各种观点对历史的解释,历史由此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历史是创造哲学、推行哲学以及处于相同或不同阶段的哲学在传播过程中碰撞、冲突、融合、包容的过程。

历史中所有的文明都或多或少地表现了相同的哲学阶段上的哲学本质,都经历了上述五个哲学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几个阶段或所有阶段。对于世界史,在时间上它的分界是以某一阶段的哲学观最先在世界范围内的提出作为一个时代的开始,而各个国家的历史分界是以开始确立并推行某一新的哲学观来划分的。

二、哲学从哪里来

哲学并不像摩西的“十戒”那样是天赐的。哲学是人类自身创造的。历史上的各种哲学思想来自于先贤的认识、总结和创造。

在古埃及,是法老引导了最早的理性,在其他的文明中,最早的理性历史也几乎全是由君王引导的。当两河流域最初被统一时,就表现为君王意志下的土地。而在中国,先贤们被相继推上了

帝位，成为当时的统治者。当然，历史中也有不同的地方，由于文化的差别，当希伯来人的理性时代开始的时候，他们的领袖只是游牧部落的首领。

在古希腊，众多先贤创造了整个古典时代的哲学，荷马、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其中最有影响的几个。这些古希腊智者的思想后来被亚历山大大帝传到了近东和中东，被凯撒带到了如今的法国和不列颠。在东方，古典时代的哲学是由孔子所创造的，正是因为如此，孔子在中国的古典时代的地位很高。

与其说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是由伏尔泰等人创造并传播的，不如说是牛顿创立的宇宙观使人类通过在自己身上的对照形成了新的人生观和社会观，由此而来的大革命思想最终被拿破仑带到了欧洲的其他地方。在之后大约一百年的时间里，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开始推行第三阶段的哲学。

“在你光辉照耀下面人们团结成兄弟”——这是德国诗人席勒的著名诗篇《欢乐颂》里的名句。人们能够团结成兄弟是因为在国家之内不分阶级，压迫也不再存在，于是不再相互对立的人们得以团结在一起。显然，光有欢乐女神是做不到这些的，创立没有阶级国家的哲学的人是历史中的人本主义者。

历史中为什么会出现马丁·路德·金？那是因为历史需要有新的哲学被推行，创立哲学的是人，推行它的也是人。在历史中，使黑人和白人被平等对待需要一种更宽广的哲学，在它的范围之内，所有的事物都可以被等同看待。爱因斯坦的哲学中拥有这样一种宽广，在理论哲学中，他假设“规律在任何地方都适用”、“宇宙是和谐的”。在生活哲学上，荷兰女王问爱因斯坦：“为什么日本人也能把小提琴拉得这么好？”爱因斯坦回答道：“人都一样。”是的，人都一样。

我们伟大的先贤创立了哲学，由于这些哲学，历史被推动。世界史按哲学的理性程度的相对不同来进行划分时，也正是以何时

最先创立新哲学思想来分界的。

第四节 历史的由来

让我们看看历史是从哪里来的。

在非洲的大草原上，狒狒正成群地嬉戏，但如果我们花时间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历史的开端并不是无私的原始社会。通常一只占据族群统治地位的母狒狒，它的小狒狒会利用母亲的领导地位来做这样的事：它会来到另一只正在享用食物的母狒狒旁，蹲在地上，大声地吼叫，这当然是在它的母亲、领导族群的母狒狒看得见的地方。它的母亲会以为正在享用食物的母狒狒抢了自己孩子的食物，于是跑过来教训母狒狒，并夺过母狒狒的食物给小狒狒。小狒狒利用它母亲的领导地位得到了食物。这种行为在人类的世界看来是卑鄙的和违反道德的，在程度加深时，便违犯正义与法。这是动物学家在非洲大草原上记录下的真实的场景。

我们不可能回到三万年之前或更远的年代，但通过观察类人猿的行为可以了解，我们人类的某些行为亦是类人猿的所作所为。动物学家在其他群居的猿猴当中也发现了同样的特征性行为。在猴群中，某只猴子会将找到的食物独享，因为通常将食物交给族群，地位较低的猴子所分配到的总要少于地位高的猴子，而无论如何，即便分配平均，通过分配得到的一部分总要少于单个独享的全部，所以猴子无论地位高低总是将找到的食物尽可能地独自享用。通过对类人猿的研究，可以得知，我们的祖先一定有着自私心理，在他们的族群中有地位高低之分。在猴群中，地位比较低的猴子一旦被发现在独享自己找到的食物，就会遭到猴群的围攻，猴群会逼迫它把食物拿到猴群中进行分配，而当地位较高的猴子也这样做时，它则会利用自己在猴群中的优势来反对分配食物，而且这种反对往往会奏效。由此可以推测，我们的类人猿祖先亦会利用自

己的地位或优势作出对自己有利而对族群中的其他成员不公的行为,这也能从小狒狒的行为中得出。显然我们在史前就有私心、暴力和地位高低。

在类人猿之后的史前,我们又经历了能人、直立人和智人的阶段,但大自然不可能进化出圣贤,我们虽然在生物学的进化过程中同时学会了行走(直立人)、语言(早期智人)和想像(三万四千年前开始的晚期智人),但我们的私心也随着想像开始膨胀,我们的语言也让我们有了发号施令的媒介。类人猿祖先所留下的私心、暴力和在族群中的地位高低便最终遗留给了历史。

现有的考古发现表明,几乎所有的文明都与暴力共生。历史开始于人们敬畏并遵循正义和理性的时刻。但由暴力而开始的历史,在开始时就难免包括畏惧强权与敬畏正义。畏惧强权,是历史继续为非理性的阴影所束缚的结果。人们行为间的关系或者说压迫者与被迫者的关系完全是弱者因畏惧强权而被压迫。在整个历史中,暴力与神秘主义一直是统治的方式之一,但随着理性的发展,统治者对神秘主义和简单的暴力统治的依赖不断减少。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历史不会跳跃,它只是从比较理性进步到更理性。当我们将历史予以回顾并进行总结,便能得知更理性来自于先前的比较理性,而最早的理性来自于非理性。正向和反向的推导都告诉我们,理性的最初形态意味着历史的开端。历史,便是自非理性中走出,并不断走向更理性。

当我们拥有理性时,我们便有了历史。最初的国家是阶级性的组织,因为刚迈入文明史的人们还未完全摆脱非理性。阶级的存在是暴力与偏见的结果,它不是人类社会分化的结果。阶级是原始社会的非理性在历史中的延续,它来源于自然界暴力强权的法则,即阶级的等级是一种强权阶梯,这是在史前就有的非理性的现象。